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七四回 傳縣令錄供擬抵 歸故里斃命離奇

卻說朱二招出一派口供。施公復問道：「汝既將他兩人害死，為何不回沛縣，仍在此處呢？」朱二道：「小人當時到了外面，次日他收殮時，見裘龍變賣他衣物，方知他實是無錢。當時心下也就悔恨，雖然他年紀尚小，這店中人多眼眾，見裘伯龍七孔流血，恐怕眾人疑惑到自己身上，故入殮之後，次日便回去了。近因家中田地已經變賣，無田可耕，特來此地，今日便破這案，也是小人作惡報應。但求大人開一線之恩，苟全性命，小人還有八口餘歲的老母呢！」這派口供，說得那店中人各嚇得鼓唇搖舌，齊聲說道：「我們這店中出此橫事，兇手在內，皆不曉得。施大人昨日到此，今日便破此案，便是宋朝的包龍圖也未必如此神斷。真是民之父母，萬家生佛了。」

眾人正自講說，惟有裘伯虎的兒子，見了父親被朱二害死，登時號啕痛哭，搶上前來，揪著朱二罵道：「你這喪心的強盜，我父親、叔叔待你不薄，平時也常周濟於你，你反恩將仇報，所欲不遂，便下這毒手，不是我父親陰靈有感，遇見這青天大人，雖有血海的深仇，也無時申雪。」說罷，便將朱二亂打亂踢，拚起命來。施公連忙說道：「裘龍，你且不要胡鬧，可知本院既已訊明，斷不能輕饒這兇犯。且待本縣太爺到此，自有定奪。」當時便命施安與郭起鳳等人，將朱二帶去看管。小二又向施公磕了幾個響頭，方才哭哭啼啼的站立旁邊，專候縣官前來再說。

這蕭縣知縣姓劉名大成，祖貫洛陽人氏，本是少年科第，□六歲上中了鄉榜，連捷進士。榜下即用知縣，適值蕭縣出缺，便令他前來接篆。到任之後，果然一清如洗，一明似鏡，案無留牘，錢不私留；三月之後，蕭縣的紳民無不頌聲載道。這日正坐早堂，誰知本邑有一鄉戶姓仇的人家，婆媳、母子，共是三人，兒子名叫仇瑤，媳婦王氏。這仇瑤娶親之後，未有三月，聞得廣東潮扇頗可獲利，便自湊集些資本，預備販買回來，轉賣各戶。這日本銀湊定，擇日起程，誰知一去□年，毫無音信。

於是母親李氏自是倚間而望，日夜焦愁，衣食乏資，漸無著落。

所幸他媳婦王氏克盡孝道，平日為人家針線，指頭之費，為供養之資。雖然不能富豐，也還不至凍餒。而且這王氏終日亦絕不出門，她說人生在世，所靠者丈夫、兒子，現在她年老之人，兒子遠出，已是悲苦萬狀；我若再出門另覓生活，雖然一樣孝養，終不比依依膝下可解愁懷。因此人家知她這個意思，將衣服針線送來與她做活。每夜晚間，皆婆媳同榻。雖然思夫甚切，卻又不現於形色。每逢李氏愁怨之時，她反百般慰藉。

這日午後，正在家做活，忽然門外敲門聲甚急，「哎喲哎喲」的，好似挑夫的聲音，連忙問道：「誰人敲門？」外面有人答應：「娘子！仇瑤回來了。」他婆媳一聽，真如半空中得了日月，忙著將門開下。果是仇瑤，骨肉相逢，自然悲喜交集。

當時仇瑤開發了挑夫，將行李物件，搬到母親房中。然後他母親問道：「我兒一去，□年不歸故里，將為娘同你媳婦苦壞了。」

仇瑤千里歸來，此時見他婆媳無恙，自是歡喜不盡。當時便將在廣東遇見了客人，同約到南洋買賣了一趟，因此漂海出洋，行跡無定，以致歸期久滯，所幸買賣獲利頗厚的情形說明。當時他母親自是喜出望外，遂命王氏燒了茶水，與他梳洗，又辦了飲食。仇瑤復又說了走後的事情。他母親道：「我兒此去，設非有這賢孝媳婦，老娘早已餓死了。」便將他如何做針線養活自己的話說了一遍。仇瑤自是感激他妻子不盡。

到了晚間，他母親見他夫婦久離，遂不免生了個憐愛之意，向著王氏說道：「我兒！你丈夫今日回來，衣服等件恐有破壞，今晚搬到自己臥房去睡罷，就近可以詢問。」王氏聽了此言，也知婆婆的用意，而且丈夫遠別，豈有不思。也就答應，將房內收拾出來，三人又談說一回，候他母親安寢，夫婦兩人方同歸房內，錦衾角枕，各敘離懷，久別鴛鴦，自不免欲翻水浪。

哪知仇瑤忽然大叫一聲，翻過身來，頃刻喪了性命。王氏不知何故，趕著起身，提燈來看，誰知他血流滿褥，氣息毫無。王氏此時自是魂飛天外，不禁大哭起來。她婆婆正在睡熟，夢寐之中，為她驚醒，疑惑她兒子委屈她媳婦，趕著問道：「我兒何故拌嘴？今日遠出方回，為什麼兩人不和？」王氏聽婆婆開言，趕著道：「不好了！他死了。」說完，亦即氣閉倒地。李氏即趕著起身，忙忙的跑進房來，只見媳婦已氣閉過去，不知何故；將帳幔掀開一望，果見她兒子直挺在牀上，摸一摸，鼻息已是冰冷。當時她就痛入骨髓，大哭一聲：「我兒苦也！」

一個筋斗，昏暈過去。

此時她婆媳已痛絕過去，所幸在鄉間盡是草房，間壁人家，聽得如此喊叫，說是她兒子死了，也不知道是何事，只得起身出來，將他家大門推下，走到裡面。見她婆媳皆在地下，趕著將自己家人喊醒過來，燒了姜湯，將她婆媳灌醒，忙向李氏問道：「你兒子今日方聽見回來，為何便身死了？」李氏見眾人詢問，忙道：「我正在房中睡熟，忽聽我媳婦叫喊一聲，驚醒過來，便到這裡，誰知我兒子已死了。這不知道他是何病症？」

今日到家，便遭此事，這不是天塌下的禍嗎？」便向王氏問道：「我兒！你丈夫回來，究竟同你說何言語？為何便自死了？你且說個明白。」王氏見婆婆問他身死的緣故，真是又羞又苦，說不出來，過了半晌，乃道：「這總是你媳婦命苦，叫我從何說起。老母但看你兒子身上，便知道了。」李氏聽了此言，只得哭哭啼啼到了牀前，將被一掀，早見兒子鮮血淋漓，下身上洞然無物，不禁失聲道：「這是怎樣說了？天下哪裡有這病症，此事總該知道究竟怎麼去的，現在到何處去了？」王氏此時，愈覺苦惱，只是說不出口。

此時鄰家眾人，見他婆媳如此，有那好事的男子，也上來觀望，直是猜疑不定。只得向王氏說道：「人生色慾，都是有的，即便他在頑笑場中染了毒氣，患了楊梅，總是有個潰爛的樣子。他也不是這樣病症，何故連根皆拔盡了呢？娘子！你同他是夫婦，究竟是什麼道理，將這物件斷送自己的性命。姑作我們是外人，你們婆媳也該說明。雖然人死不能復生，也叫人知道他死的緣故。」眾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把個王氏羞得無地可容，號啕痛哭。那眾人愈見她不說，愈來追問，王氏被眾人逼迫不已，只得哭道：「他方要。」這三字尚未說完，復又忍住，哭個不止。眾人再向下問她，實是回答不出。乃向李氏哭道：「婆婆！總是你命苦，你兒子既死，我也無望，只得隨他到地下了。」說罷，一陣傷心，復又昏去。李氏見媳婦如此傷心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眾人到了此時，只得向她說道：「你家出了此事，全無男子做主，聽說你的內姪現尚在他家，喊他來照應各事，總比我等鄰舍親近許多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